

被遺忘的功臣：

東方出版社背後的日文改寫者

賴 慈 芸^{*}

摘 要

臺灣的東方出版社在1960年代發行了四大套兒童叢書：《世界偉人傳記叢書》、《世界少年文學選集》、《亞森·羅蘋全集》及《福爾摩斯全集》，極為暢銷，再版多次，對於臺灣小學生的世界文學觀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但這四套書其實大都是從日文改寫本譯為中文。《世界偉人傳記叢書》根據的是偕成社的《偉人物語文庫》；《世界少年文學選集》冊數最多，主要根據講談社的《世界名作全集》和偕成社的《世界名作文庫》這兩套書；《亞森·羅蘋全集》和《福爾摩斯全集》兩套書都是由ポプラ社出版，前者來源是南洋一郎改寫的《怪盜ルパン全集》，後者則是山中峯太郎改寫的《名探偵ホームズ全集》。以上五套日文叢書大多是1950年代出版的。參與改寫的有多位日本名作家，如柴田鍊三郎、那須辰造、森三千代、西条八十等，反映出戰後日本的兒童教育觀，包括世界文學的知識和強調道德等。東方的四套叢書也有多位臺籍作家執筆，如黃得時、林文月、文心、施翠峰等，在語言環境不利臺籍作家的時代背景下，日譯兒童文學成為臺籍譯者

* 作者現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教授。

的重要舞臺。但東方譯者群在「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時代氛圍下，隱匿了日文源頭，力圖消泯日文譯者的存在痕跡。本文整理了百餘本東方叢書的日文源頭，並描述日文改寫者的改寫策略和中文譯者的翻譯策略，試圖補上目前臺灣兒童文學翻譯研究的一大缺口。

關鍵詞：東方出版社、偉人傳記、世界少年文學、日文改寫本

Forgotten Contributors:

On the Japanese Adaptors Behind Taiwan's Dongfang Publisher

Lai Tzu-yun

Abstract

During the 1960s, Taipei-based Dongfang publisher(東方出版社) published four seri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Chinese, including "Biographies of the great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World literature for the young", "The complete Arsène Lupin" and "The complete Sherlock Holmes". The four series have been very popular in Taiwan for the past decades and are still in print today. Since the publisher only credited the original authors and Chinese adaptors, most readers and researchers assumed that those titles were adapted from the original languages, such as English or French. However, those four series were actually relay-translated from Japanese adaptations rather than the original languages. "Biographies of the great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were actually translated from a collection by Japanese publisher Kaiseisha(偕成社); "World literature for the young" were translated from two Japanese collections, published by Kaiseisha and Kodansha(講談社) respectively.

Both “the complete Arsène Lupin” and “The complete Sherlock Holmes” were translated from Japanese adaptations of Poplar Publisher(ポプラ社). Most of those Japanese adaptations were published in the 1950s. Quite a few famous writers participated in the translation and adaptation, such as Minami Yoichiro(南洋一郎), Yamanaka Minetaro(山中峯太郎), Shibata Renzaburo(柴田鍊三郎), Nasu Tatzuzo(那須辰造), Mori Michiyo(森三千代) and Saijo Yaso(西条八十) among others. Those adaptations reflected the idea of education in post-war Japan, emphasizing the world knowledge and moral building for the children. Among the Taiwanese translators, Huang Te-shi(黃得時), Lin Wen-yueh(林文月), Wen Hsin(文心) and Shih Tsui-feng(施翠峰) were well-known native Taiwanese writers, who had been educated in Japanese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1896-1945). Under the political climate of “de-Japanization” in post-war Taiwan, those Taiwanese translators did not mention their Japanese counterparts. Few existing research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aiwan acknowledge the existence of the Japanese adaptations between the original works and their Chinese renditions. This present paper aims to locate the Japanese origins of those translated literature in Taiwan, and describe the adaption strategy of Japanese writers as well a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of the Taiwanese translators.

Keywords: Dongfang publisher, biography of the great people, world literature for the young, Japanese adaptations

被遺忘的功臣：

東方出版社背後的日文改寫者

賴 慈 芸

一、從林文月的《小婦人》談起

古佳艷在〈吾家有女初長成〉一文中，曾比較了臺灣兩種重要的《小婦人》¹譯本。古佳艷認為：「林文月所改寫的東方版明顯地企圖『去宗教化』，讓《小婦人》成為臺灣兒童讀物裡常見的溫馨家庭故事。」²又說，「甚至爲了去除文化差異，譯文把媽媽送給四姊妹的聖誕禮物（每人一本小書，很可能是《天路歷程》或《聖經》），直接稱爲『名人傳記』。」³

東方版的《小婦人》的確淡化了基督教色彩，但其實這不是中文改寫者林文月的決定，而是日文改寫者富沢有爲男（1902-1970）的決定。因爲林文月並不是直接從英文原著改寫，決定增刪與改寫策

¹ 原文爲美國作家 Louisa May Alcott（1832-1888）所寫的 *The Little Women*（1868）。古佳艷文中說明比較的兩個譯本爲林文月1963年的譯本（東方出版社）和黃文範1994年的譯本（志文出版社）。但古佳艷的書目資訊有誤，東方版《小婦人》的初版是1962年，並非1963年。參見古佳艷：〈吾家有女初長成〉，收於古佳艷編：《兒童文學新視界》（臺北：書林出版公司，2013年），頁67-106。

² 古佳艷：〈吾家有女初長成〉，頁85。

³ 古佳艷：〈吾家有女初長成〉，頁86。

略；而是從1954年東京偕成社出版的日文改寫本《若草物語》翻譯成中文。例如古佳艷比較了東方版和志文版的標題後，認為林文月「在標題和內容都盡量『去宗教化』」⁴，但對照林文月初版《小婦人》與富沢有為男《若草物語》的目錄，可以發現林文月所做變動很少，幾乎可說是亦步亦趨。原書23章，《若草物語》改為21章，林文月兩版也都是21章。革新版的第10章與第11章章名雖有改動，但內容並無更改：第10章日文章名為〈ピクニック〉(picnic)，因此林文月直譯為〈郊遊〉；11章日文章名為〈私設郵便局〉，林文月直譯為〈私人郵局〉。這兩章內容相連，真正的郊遊場景發生在11章，因此林文月在1994年的革新版中重新調整了章名，但內容未變。又如中文版15章章名為〈達成守家任務的姐妹〉，也是日文標題的直譯，〈守家任務〉並非常用中文，帶有明顯的日語色彩；革新版則改為〈禍不單行〉，較符合中文習慣用語。以下為日文版及中文新舊兩版的章名對照表：

表一：《若草物語》及《小婦人》新舊兩版的章名對照表

	若草物語（1954）	林文月初版（1962）	林文月革新版（1994）
一	最初のクリスマス	最初の聖誕節	聖誕節
二	隣の少年	鄰家少年	鄰家少年
三	舞踏会	舞會	舞會
四	まずしさと、寒さ	貧與寒	貧與富
五	祖父と孫	祖孫	祖孫
六	素晴らしい贈り物	珍貴的禮物	珍貴的禮物
七	学校での事件	學校裡的事件	學校裡的事件
八	割れた氷	碎冰	碎冰

⁴ 古佳艷：〈吾家有女初長成〉，頁85。又，古佳艷所用的《小婦人》目錄為1994年以後的革新版，與初版略有差異。

九	任せられた自由	放任的自由	放任的自由
十	ピクニック	郊遊	暑假
十一	私設郵便局	私人郵局	郊遊
十二	子どもたちの空想	孩子們の幻想	孩子們的幻想
十三	最初の成功	最初的成功	成功的開始
十四	電報	電報	電報
十五	留守を守った姉妹	達成守家任務的姐妹	禍不單行
十六	生と死	生與死	生與死
十七	すえ娘	小女兒	小女兒
十八	長女の運命	大女兒的命運	大女兒的命運
十九	ジョーの悲しみ	喬的悲哀	喬的擔憂
二十	嵐は去って	雨過天晴	雨過天青
二十一	婚約	訂婚	喜訊

來源：研究者整理

至於林文月把聖誕節送的禮物由《天路歷程》(*The Pilgrim's Progress*)或《聖經》換成名人傳記，其實可能是多手翻譯後的無心之失。原文並沒有明說禮物是哪一本書：

She knew it very well, for it was that beautiful old story of the best life ever lived, and Jo felt that it was a true guidebook for any pilgrim going on a long journey.⁵

只是全書第一章章名為“Playing Pilgrims”（扮演天路歷程），結構也多有處仿《天路歷程》的結構，因此她們姐妹拿到的聖誕節禮物很有可能就是《天路歷程》（也有人認為是《聖經》）。日文改寫者富沢有為男改動不大，他是這樣描述聖誕禮物的：

⁵ [美] Louisa May Alcott: *The Little Women*,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of Little Women by Louisa May Alcott, <http://www.gutenberg.org/files/514/514-h/514-h.htm#chap02>, 檢索日期：2015年2月19日。

それは、この世のなかで、一番りっぱな生活をしるしてあるむかしの物語なのです。それさえ読めば、これからあるきだす長い人生の旅で、あらゆる解決をあたえられるような、りっぱな教訓が書かれているはずでした。⁶(這是個古老的故事，記載了人世間最了不起的人生。只要讀了這本書，此後漫長的人生旅途中，就會獲得所有問題的解決之道，這書上寫的就是這麼偉大的教誨。⁷)

要說是《天路歷程》或《聖經》，其實也都說得通。只是到了第三手翻譯時，林文月或許有些自作主張，把富沢有爲男的譯文又更進一步簡化：「這本書是名人傳記。讀了它後，對於人生旅程上的種種問題將會得到寶貴的啟示。」⁸當然，由於這本書是在東方的「世界偉人傳記叢書」推出後不久出版的，1962年版《小婦人》的譯者介紹說「這次我們編印偉人傳記，她（林文月）執筆的『聖女貞德』、『南丁格爾』、『居禮夫人』等，都甚為暢銷」，⁹可能林文月並沒有從富沢有爲男的譯本中讀出宗教意涵，所以在翻譯多本名人傳記之餘，就直接以「名人傳記」作為人生的指引書了。

而既然林文月的《小婦人》是譯自富沢有爲男的《若草物語》，古佳艷一文中對於林文月譯本的其他看法，例如把父親的家書改為第三人稱轉述、¹⁰文學品味的幼齡化等，¹¹也都是富沢有爲男的決定，並非如古佳艷所說「符合臺灣主流的兒童讀物走向」。¹²連林文月撰寫

⁶ [美] Louisa May Alcott 著，[日] 富沢有爲男譯：《若草物語》（東京：偕成社，1954年），頁25。

⁷ 筆者自譯。本文中沒有注明譯者處皆為筆者自譯。

⁸ [美] Louisa May Alcott 著，林文月譯：《小婦人》（臺北：東方出版社，1962年），頁24。

⁹ [美] Louisa May Alcott 著，林文月譯：《小婦人》書背折口的譯者簡介。

¹⁰ 古佳艷：〈吾家有女初長成〉，頁87。

¹¹ 古佳艷：〈吾家有女初長成〉，頁99-100。

¹² 古佳艷：〈吾家有女初長成〉，頁99。

的〈寫在前面〉，¹³其實也是直接譯自富沢有爲男的〈この物語について〉（關於本書）。如古佳艷文中轉引的一段：「無論誰讀這本書，就會發現就像是四姐妹中的一個。尤其是有姊妹的家庭，更會懷疑這本書是否就是自己家庭的寫照哩！」¹⁴就是直接翻譯自富沢有爲男的序：

だれが読んでも、読者は必ずこの四人の姉妹のうちのだれかに、自分がそっくりだというような気がしてくるに違いありません。まして姉妹のある家庭などでは、自分の家のことを書い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さえうたがわれてくるほどです。¹⁵

因此古佳艷推斷「東方版預設《小婦人》裡的四姊妹與母親的居家生活，與臺灣兒童讀者相差不遠」，¹⁶是誤以為這篇序言是林文月所撰寫的，其實這裡的「東方版」應改為「偕成版」，而「臺灣兒童」也自然是「日本兒童」了。

古佳艷曾提及東方版《小婦人》來自日文版，¹⁷但仍以為許多改寫策略是出自林文月之手，更誤以為序是林文月自撰。類似的錯誤推論，在臺灣的兒童文學研究中相當常見。如2005年馮瓊儀的碩士論文《福爾摩斯變形記——以東方出版社的福爾摩斯為例》和2006年林翠蘋的碩士論文《福爾摩斯探案研究——兼論少兒讀者接受現象》都討論了東方出版社的20冊福爾摩斯改寫本，但都沒有提及日文改寫者山中峯太郎（1885-1966）。因此這兩篇論文對於東方改寫本的觀察和批評，如懸念的減少、人物個性的改變等等，雖然都言之成理，但真正做出決定的並非東方譯者，而是日譯者山中峯太郎。同

¹³ 革新版標題改為〈序：四個小女人〉，但內文沒有變動。

¹⁴ 古佳艷：〈吾家有女初長成〉，頁93。

¹⁵ 參見〔美〕Louisa May Alcott 著，〔日〕富沢有爲男譯：《若草物語》，頁3。

¹⁶ 古佳艷：〈吾家有女初長成〉，頁93。

¹⁷ 古佳艷：〈吾家有女初長成〉，頁92。

年黃瓊儀的碩士論文《怪盜的側寫——兒童文學中的亞森·羅蘋》，以30本東方出版社的亞森·羅蘋改寫本為研究對象，但其實這30本全由日文翻譯而來，甚至有一本是改寫者南洋一郎（原名池田宣政，1893-1980）自己的仿作，即1961年《ピラミッドの秘密》（中文版為《金字塔的秘密》），法文及英文版皆無此書。¹⁸黃瓊儀卻完全未提及日文改寫本。2007年陳玉君的《西遊記兒童文學改寫本研究》，稱讚東方出版社1962年王蘊純的改寫本「在文字改寫和情節挑選安排皆屬用心」，¹⁹但東方的《西遊記》其實也譯自日文改寫本，即宇野浩二（1891-1961）於1951年為講談社改寫的《西遊記物語》；挑選情節的是宇野浩二而不是王蘊純。2010年蔡明穎的碩士論文《當哈姆雷特遇上兒童文學》，分析東方版《王子復仇記》與原文的差異時，如刪除王后的角色、加強奧菲利亞和哈姆雷特的愛情成分、醜化克勞狄斯等等，都認定是改寫者趙長森的決定，其實這本東方版的《王子復仇記》是譯自日文改寫本《ハムレット》（*Hamlet*），譯者為森三千代（1901-1977），1950年偕成社出版。東方版所做的情節更動，都出自森三千代之手，而非趙長森。2013年林欣美的碩士論文《林文月改寫的基度山恩仇記研究》也是把東方出版社的《基度山恩仇記》（*Le Comte de Monte-Cristo*）完全視為林文月改寫作品，其實這本作品是譯自日文改寫本《巖窟王》，譯者為野村愛正（1891-1974），1950年講談社出版。由此可見，國內學術界雖然對於東方出版社在兒童文學的重要性頗有體認，內容分析也有可觀之處，可惜多半不清楚日文改寫者扮演的角色，往往跳過日文改寫本而做出結論，有欠周全。本文即希望彌補此一缺憾，描述東方出版社背後的日文改寫本，並討論日文改寫本對臺灣兒童文學的影響。

¹⁸ 參見李志銘：〈久違了，怪盜與名偵探：閒話早期亞森羅蘋與福爾摩斯在臺灣的版本閱讀史〉，《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第140期（2010年8月），頁22。

¹⁹ 參見陳玉君：《西遊記兒童文學改寫本研究》（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語文教育所碩士論文，2007年2月），頁50。

二、東方出版社的日文源頭

東方出版社成立於1945年10月，由游彌堅（1887-1971）集資成立，為臺灣戰後第一家成立的出版社。臺灣在戰後初期面臨語言轉換問題，中文書籍缺乏，多半依賴上海和香港進口，大多數的出版社皆是由上海遷來，如商務、啟明、世界、中華等。在此背景下，東方出版社顯得相當特殊。游彌堅出生於日治時期的臺北州，留日後赴中國發展，戰後隨國民政府回臺協助接收，1946年曾任第二任臺北市長，是戰後初期重要的臺籍政治人物。由游彌堅集資成立的東方出版社，因此成為臺籍文人為主的出版社。

東方出版社從設立初期，就決定以出版兒童文學為主。從1960年開始，東方出版社陸續發行了四大套主要的少年叢書，即《世界偉人傳記》、《世界少年文學選集》、《亞森·羅蘋全集》和《福爾摩斯全集》。除了偉人傳記中的《孫中山》和世界文學中的《今古奇觀》等少數作品之外，大多數的偉人傳記和世界文學都是由日文翻譯的，亞森·羅蘋和福爾摩斯全集更是全數為日文本的翻譯。

1987年《世界偉人傳記》重新編排，林文月撰寫一篇〈超過1/4世紀的期許〉作為總序，說明這幾套叢書的構想是由游彌堅所提出，而且承認來源為日文：

游彌堅先生……發想要為自由中國的少年男女編纂一些健康有益的優良讀物。他的構想分兩方面：一方面要從世界文學名著之中整理出一套可供少年閱讀的「世界少年文學選集」，同時也配合出版適宜少年閱讀的「世界偉人傳記」。……大部份的寫作對象是來自日本的底本，所以那天黃昏參與討論的人都是能讀日文會寫中文的。我們將日本人所寫成的世界偉人傳記作為底本，改寫翻譯成適合少年人閱讀的中文。²⁰

²⁰ 每一本新版的《世界偉人傳記》皆有收錄此總序。此處引自林文月：《南

但文中並沒有提到所據的日文底本為何。經過筆者逐本比對，1960年開始出版的《世界偉人傳記全集》，主要來源為日本偕成社的《偉人物語文庫》，連《孔子》一書都是翻譯的。已確認日譯本來源如下：

表二：已知《世界偉人傳記》來源表

書名	譯者	日文書名	日譯者	出版社	出版年
南丁格爾	林文月	ナイチンゲール： クリミヤの天使	露木陽子	偕成社	1950
聖女貞德	林文月	ジャンヌ・ダーク： 救国の少女	柴田鍊三郎	偕成社	1950
居禮夫人	林文月	キュリー夫人：愛 と科学の母	清閑寺健	偕成社	1951
馬哥孛羅	楊政和	マルコ・ポーロ： 果敢の探検家	沢田謙	偕成社	1950
華盛頓	陳秋帆	ワシントン：自由 独立の父	沢田謙	偕成社	1952
貝多芬	文心	ベートーベン：楽 聖	大庭さち子	偕成社	1951
孔子	黃啟炎	孔子：東洋の大哲	小田嶽夫	偕成社	1952
諾貝爾	江燦琳	ノーベル：世界文 化の恩人	沢田謙	偕成社	1951
哥倫布	謝祖英	コロンブス：新世 界探検	池田宣政	偕成社	1949
拿破崙	王冰心	ナポレオン：世界 の英傑	柴田鍊三郎	偕成社	1953
牛頓	王瑞徵	ニュートン：科学 の王者	沢田謙	偕成社	1952

丁格爾》(臺北：東方出版社，2007年)，無頁碼。

愛迪生	陳文清	エジソン：大發明王	沢田謙	偕成社	1949
愛因斯坦	楊政和	アインシュタイン：世紀の科学者	沢田謙	偕成社	1950
林肯	陳秋帆	リンカーン：奴隸解放の父	沢田謙	偕成社	1949
佛蘭克林	李君爽	フランクリン：自由の太陽	沢田謙	偕成社	1952
福特	王瑞徵	フォード：世界の自動車王	沢田謙	偕成社	1951
安徒生	文英	アンデルセン：童話文学の王	二反長半	偕成社	1952
李西蒲	東方出版社編輯委員會	レセップス：スエズ運河の父	寒川光太郎	偕成社	1952

來源：研究者整理

而1962年開始出版的《世界少年文學選集》，主要來源是偕成社的《世界名作文庫》和講談社的《世界名作全集》。這兩套日文書籍均為改寫世界名著，每本約300頁，精裝，每本均有書匣，內有黑白插圖多幅。兩家出版社初版時封面版型類似，都是拱門形狀；偕成社後來改出無書匣的精裝本，封面改為雙拱門圖形。東方出版社初版時，除了翻譯內文之外，並大量採用這兩套日文書的封面及插圖圖案。日文版每本書書前都有改寫者撰寫的〈この物語について〉，講談社版本書末皆有一篇〈解説：原作者と原作品について〉，由兒童文學作家那須辰造（1904-1975）執筆。已確定來源的如下表：

表三：《世界少年文學選集》的日本來源表

書名	譯者	出版年	日文書名	日文改寫者	出版社	出版年
水滸傳	黃得時	1962	水滸傳：中國古典	高木彬光	偕成社	1955
鐘樓怪人	文心	1962	ノートルダムの僵儂男	柴田鍊三郎	偕成社	1950
小婦人	林文月	1962	若草物語	富沢有爲男	偕成社	1954
孤星淚	文心	1962	ああ無情	西条八十	講談社	1960
愛的教育	王珏	1962	クオレ物語	池田宣政	講談社	1951
小公子	黃得時	1962	小公子	千葉省三	講談社	1940
俠隱記	施翠峰	1962	三銃士	柴田鍊三郎	偕成社	1954
天方夜譚	楊政和	1962	アラビアンナイト	北村謙次郎	偕成社	1951
西遊記	王蘊純	1962	西遊記物語	宇野浩二	講談社	1951
仲夏夜之夢	黃啟炎	1962	眞夏の夜の夢	露木陽子	偕成社	1952
茶花女	林文月	1962	椿姫	大庭さち子	偕成社	1955
叢林奇談(上)	劉元孝	1962	ジャングル・ブック	池田宣政	講談社	1952
羅密歐與茱麗葉	黃娟	1964	ロミオとジュリエット	森三千代	偕成社	1953
雙城記	文心	1965	二都物語	伊藤佐喜雄	偕成社	1951
凱撒大帝	黃娟	1965	ジュリアス・シーザー	森三千代	偕成社	1954

基度山恩仇記	林文月	1966	巖窟王	野村愛正	講談社	1950
十五少年漂流記	劉維美	1966	十五少年漂流記	太田黒克彦	講談社	1951
叢林奇談(下)	劉元孝	1967	ジャングル・ブック(2)	池田宣政	講談社	1962
乞丐王子	楊政和	1970	乞食王子	太田黒克彦	講談社	1950
舊約的故事	王夢梅	1970	旧約物語	小出正吾	講談社	1954
唐吉訶德	劉元孝	1970	ドン・キホーテ	那須辰造	講談社	1952
苦海孤雛	蘇尙耀	1971	大いなる遺産	北条誠	偕成社	1951
小公主	黃得時	1971	小公女	水島あやめ	講談社	1950
苦兒流浪記	文心	1971	家なき子	久米元一	講談社	1950
罪與罰	張宏源	1971	罪と罰	中山光義	偕成社	1955
所羅門寶藏	周隆岐	1972	ソロモンの洞窟	高垣眸	講談社	1954
王子復仇記	趙長森	1972	ハムレット	森三千代	偕成社	1950
簡愛	王夢梅	1972	ジェイン・エア	阿部知二	講談社	1955
希臘神話	陳秋帆	1972	ギリシア神話：西洋古典	高津春繁、高津久美子	講談社	1952
圓桌武士	劉元孝	1972	アーサー王物語	白川渥	講談社	1952
古城末日記	黃啟炎	1973	ポンペイ最後の日	柴田鍊三郎	偕成社	1951

鐵假面具	何明亮	1973	鉄仮面	高木彬光	偕成社	1954
劫後英雄傳	王夢梅	1973	覆面の騎士	久米元一	講談社	1952
孤女努力記	王夢梅	1973	家なき娘	水島あやめ	講談社	1951
地底旅行	陳秋帆	1973	地底旅行	村上啓夫	講談社	1955
暴風雨	辻明煥	1973	暴風雨：テンペスト	大庭さち子	偕成社	1953
上尉的女兒	張宏源	1973	大尉の娘	喜多謙	偕成社	1951
橫越沙漠	劉水秀	1973	砂漠を越えて	横溝政八郎	講談社	1960
紅花俠	王夢梅	1974	紅はこべ	小山勝清	講談社	1952
戰爭與和平	廖清秀	1975	戦争と平和	藤原審爾	偕成社	1955
埃及豔后	胡白蘭	1975	運命の女王 クレオパトラ	森三千代	偕成社	1955
倫敦塔	劉元孝	1976	ロンドン塔	高木彬光	偕成社	1953

來源：研究者整理

《世界偉人傳記全集》和《世界少年文學選集》這兩套書從1960年代初期陸續推出，大受市場歡迎；《世界偉人傳記全集》從20冊逐漸出到25冊，《世界少年文學選集》也在1973年達到50冊。從1968年開始，東方又推出30冊的《亞森·羅蘋全集》和20冊的《福爾摩斯全集》，也是從日文改寫本翻譯的。這兩套書都由ポプラ社出版，前者來源是南洋一郎改寫的《怪盜ルパン全集》，後者則是山中峯太郎改寫的《名探偵ホームズ全集》，²¹也都是1950年代出版的。至於

²¹ 參見李志銘：〈久違了，怪盜與名偵探：閒話早期亞森羅蘋與福爾摩斯在臺灣的版本閱讀史〉，頁21-23。

這兩套書的中譯者，《亞森·羅蘋全集》全都署名「東方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福爾摩斯全集》則有廖清秀、陳秋帆、王夢梅、趙長年、劉元孝、王恆蕊、林鍾隆（1930-2008）等多位，多數也參與過世界文學系列的翻譯。這兩套書的中日書名對照表請見附錄一和附錄二。

除了這四套書之外，東方還出版過其他系列的少年讀物，也一樣是從日文本翻譯的，如《動物冒險故事選集》和《世界推理小說名作》等，但影響力遠不及上述四套叢書，因此本文暫不討論。

三、日文改寫者與改寫策略

東方出版社所依賴的日文改寫本，絕大多數出版於1950年代。譯者不乏知名作家，如柴田鍊三郎（1917-1978）、南洋一郎、森三千代、西条八十（1898-1970）等。以下為已知日文改寫者基本資料（按照生年排列）：

表四：日文改寫者生平簡表

姓名	生卒年	學歷	經歷
山中峯太郎	1885-1966	陸軍士官學校	陸軍軍官、小說家
宇野浩二	1891-1962	早稻田大學	小說家
野村愛正	1891-1974	鳥取中學	小說家、劇作家
千葉省三	1892-1975	宇都宮中學校	兒童文學作家，產經兒童出版文化賞得主
南洋一郎 (池田宣政)	1893-1980	東京青山師範	小學老師、冒險小說家
清閑寺健	1894-1965	第二高校	作家
沢田謙	1894-1969	東京帝國大學	評論家
小山勝清	1896-1965	鹿本中學	兒童文學作家，小學館兒童文化賞得主

小出正吾	1897-1990	早稻田大學	兒童文學作家，野間兒童文藝賞得主
西条八十	1898-1970	早稻田大學	詩人、法文教授
高垣眸	1898-1983	早稻田大學	兒童文學作家
村上啓夫	1899-1969	東京外國語大學	翻譯家
小田嶽夫	1900-1979	東京外國語大學	作家，芥川賞得主
森三千代	1901-1977	東京女子高等師範	作家、詩人
富沢有爲男	1902-1970	東京美術學校	畫家、作家，芥川賞得主
久米元一	1902-1979	高千穗高商	兒童文學作家
阿部知二	1903-1973	東京帝國大學	小說家、翻譯家
水島あやめ	1903-1990	日本女子大學	兒童文學作家
那須辰造	1904-1975	東京帝國大學	兒童文學作家
北村謙次郎	1904-1982	國學院大學	作家、評論家
大庭さち子 (片桐君子)	1904-1997	同志社女子大學	作家，新潮社文藝賞得主
白川渥	1907-1986	東京高等師範	作家，芥川賞候補
二反長半	1907-1977	法政大學	兒童文學作家，小學館兒童文化賞得主
中山光義	1908-?	青山學院	兒童文學作家
高津春繁	1908-1973	東京帝國大學	教授
寒川光太郎	1908-1977	法政大學	小說家，芥川賞得主
伊藤佐喜雄	1910-1971	大阪高中	作家
露木陽子 (山本藤枝)	1910-2003	東京女子師範	兒童文學作家
柴田鍊三郎	1917-1978	慶應義塾大學	劍俠小說家，芥川賞得主
北条誠	1918-1972	早稻田大學	作家，芥川賞候補
高木彬光	1920-1995	京都大學	推理小說家
藤原審爾	1921-1984	青山學院	小說家，直木賞得主

來源：研究者整理

這批日文改寫者大多出生於明治晚期到大正年間，活躍於大正和昭和時期。許多人畢業於著名大學的外國語文學系，大多數在翻譯之外都有相當豐富的著作，甚至也不乏各種文藝獎項的得主，是昭和時期活躍的文化界人士。得過芥川賞的就有小田嶽夫、富沢有爲男、寒川光太郎、柴田鍊三郎等人，柴田鍊三郎甚至有數本創作小說有中譯本在臺灣出版。西条八十是著名的詩人，千葉省三、那須辰造、小山勝清、二反長半、露木陽子等都是著名的兒童文學作家。日本翻譯西方文學名著始於明治時期，因此這批日文改寫者多半自幼讀過早期的日譯本。《小公主》（*The Little Princess*）的改寫者水島あやめ（1903-1990）就在〈この物語について〉說：

わたくしは、少女時代、初めてこの本を読んだ時、あまりのおもしろさに、一度も本をおかず、一気に読み終わってしまったことをおぼえています。²²（我還記得，在少女時代第一次讀到這本書時，覺得此書實在太有趣了，一次也沒把書放下，一口氣就讀完了。）

改寫《クオレ物語》（*Cuore*）的池田宣政也在〈この物語について〉說：

わたくしは子どもの時に、「クオレ」の日本訳を読みましたが、のちに二、三の外国語を習うようになった時も、先生からいつも「クオレ」の翻訳書を読ませられました。²³（我在孩提的時候就讀過「クオレ」的日譯本，後來在學兩三種外語的時候，老師也讓我們讀「クオレ」的譯本。）

²² [美] Frances Hodgson Burnett 著，[日] 水島あやめ譯：《小公主》（東京：講談社，1950年），〈この物語について〉，頁1。

²³ [義] Edmondo De Amicis 著，[日] 池田宣政譯：《クオレ物語》（東京：講談社，1951年），〈この物語について〉，頁3。

改寫《巖窟王》的野村愛正甚至提及前輩譯者黑岩淚香（1862-1920）：

「巖窟王」をわたくしが初めて読んだのは、今から四十年ばかり前の十五六の少年のころのことである。黒岩涙香先生の翻訳で、夜晝ぶつとおし、一気に、むちゆうに読んでしまった。²⁴（我第一次讀「巖窟王」，已經是大約四十年前的事情了，當時我還是十五六歲的少年。黒岩涙香先生の譯本讓我日以繼夜，一口氣著迷地讀完。）

《十五少年漂流記》（*Deux Ans de Vacances*）的改寫者太田黒克彦²⁵也說自己在小學讀過森田思軒（1861-1897）的譯本《十五少年》：

私は、小学生上級のころ、母から、「十五少年」を買ってもらうと、それこそむちゆうになって読みました。幾度も幾度も読みました。最後には、物語のすじはもちろん、ところどころの文章も、暗記してしまっただけです。²⁶（我小學高年級的時候，媽媽買了一本「十五少年」給我，我讀得十分入迷，看了好多次。讀到後來，故事情節當然不用說，連很多文句都背下來了。）

《家なき子》（*Sans Famille*）的改寫者久米元一（1902-1970）也說：

皆さんの御両親、兄さん姉さんたちは、少年少女時代にきつと一度は、この物語を愛読されたことがあるでしょう。²⁷

²⁴ [法] Alexandre Dumas 著，[日] 野村愛正譯：《巖窟王》（東京：講談社，1950年），〈この物語について〉，頁2。

²⁵ 此譯者查無生平資料。

²⁶ [法] Jules Verne 著，[日] 太田黒克彦譯：《十五少年漂流記》（東京：講談社，1951年），〈この物語について〉，頁1。

²⁷ [法] Hector Malot 著，[日] 久米元一譯：《家なき子》（東京：講談社，1950年），〈この物語について〉，頁2。

(各位的父母兄姐，在少年時期也一定很愛讀這本書吧。)

山中峯太郎在《スパイ王者》²⁸的前言中也說：

ぼくも「シャーロック・ホームズ」の活躍する探偵のやりかたがとてもおもしろくて少年の時は訳本を青年の時は原書をずいぶん熱中して読み今なお読みつづけています。²⁹ (我對福爾摩斯的偵探手法非常感興趣，少年時讀譯本，青年時讀原著，都始終非常著迷，至今也還在繼續讀呢。)

可以看出這些改寫者很強調「自己喜歡讀，所以介紹給現在的少年讀者」的心意。這些個人的閱讀經歷，除了向前譯致敬之外，也可以拉近與讀者的距離。而改寫的目的，首要原因是長度。如改寫《覆面の騎士》(Ivanhoe) 的久米元一所說：

原作の「アイバンホー」は、この本の三倍もある長い物語ですが、ここでは、皆さんが読んでわかりやすいように書き縮めました。大きくなったら、ぜひ、原作についてお読みください。³⁰ (「劫後英雄傳」的原著有本書的三倍長。為了使各位易於理解，我們特予以縮寫。各位長大時，請務必去讀讀原作。)³¹

另外，把劇本改寫成故事，目的也是讓讀者更容易閱讀。改寫多本莎士比亞 (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 劇本的女作家森三千代，

²⁸ 山中峯太郎的《福爾摩斯全集》經過重新編排，往往把數篇短篇結集成一冊。這本《スパイ王者》就有三篇短篇，作為書名的第三篇〈スパイ王者〉譯自“The Adventure of the Naval Treaty”。

²⁹ [英] Arthur Conan Doyle 著，[日] 山中峯太郎譯：《スパイ王者》(東京：ポプラ社，1956年)，〈この本を読む人に〉，頁1。

³⁰ [英] Walter Scott 著，[日] 久米元一譯：《覆面の騎士》(東京：講談社，1952年)，〈この物語について〉，頁3。

³¹ 此處譯文引自[英] Walter Scott 著，王夢梅譯：《劫後英雄傳》(臺北：東方出版社，1973年)，〈寫在前面〉，頁2。

在《ハムレット》的前言中說：

脚本では読みにくいし、芝居にするのでなければ興味もうすいので、私はこの話を皆さんがおもしろく読めるように、ところどころかえたり、おぎなったりして、書きあらためました。³²（這故事如果以劇本的體裁寫出來，一定很令人費解，不搬上舞台去也沒有多大趣味，因此，為使讀者容易懂，並感到興趣起見，有的地方改寫了一下，有的地方也增刪了一點。）³³

除了簡化內容，讓少年讀者容易閱讀之外，改寫者也會強調要符合國情。如改寫《乞食王子》（*The Prince and the Pauper*）的太田黑克彥說：

「乞食王子」の原作は、……国状や風俗や文化面などの遠いから、……私は物語の筋の上にも適宜の取捨を行い、描写や記述の上にも稍自由に筆を運ばせて、日本の家庭のすべての読者におもしろいように努めました。³⁴（《乞食王子》原作，……國情、風俗、文化等都距離遙遠，所以……我在情節上做了適當的取捨，描寫和敘述上稍作自由的更動，希望所有日本家庭的讀者都能享受本書的趣味。）

也對重建戰後的日本有深切的期許：

「乞食王子」一卷を、優秀な家庭文学の一つであると信ずる私の思いはすでに述べましたが、再建日本の礎を固めねばな

³² [英] William Shakespeare 著，[日] 森三千代譯：《ハムレット》（東京：偕成社，1950年），〈この物語について〉，頁3。

³³ 此處譯文引自 [英] William Shakespeare 著，趙長森譯：《王子復仇記》（臺北：東方出版社，1963年），〈寫在前面〉，頁2。

³⁴ [美] Mark Twain 著，[日] 太田黑克彥譯：《乞食王子》（東京：講談社，1950年），〈この物語について〉，頁3。

らない今の時代では、ひとしおその感を深くします。³⁵（《乞食王子》是一部優秀的家庭讀物，我在前文已經闡述了這個想法。尤其在今天，必須鞏固戰後日本的根基，更讓我如此深信不疑。）

可見改寫有縮短長度、降低閱讀難度（包括改變文體，刪改文化差異等）等目標，還有道德教育的目的，符合 Zohar Shavis 的兒童文學改寫原則。³⁶ 如改寫《小公女》的水島あやめ就說：

皆さんも、これをお読みになられたら、きっと主人公セーラの美しい、優しい心、どんな不幸にもうちかっていく雄雄しさなどに、強い強い胸をうたれることでしょう。³⁷（各位如果讀了這本書，對於主角莎拉那美好、溫柔的心腸，還有克服各種不幸的勇敢性情，一定都會深受感動。）

像《小公女》、《小公子》、《十五少年漂流記》、《家なき子》、《クオレ物語》、《若草物語》等，都是以勇敢、純真、善良的孩子為主角，情節改動幅度不大；但像是《椿姫》（*La dame aux camellias*）、《ハムレット》這類原來並不是為少年撰寫的小說，改寫幅度就相當大。如《椿姫》的改寫者大庭さち子就不斷強調主角茶花女的善良、純真與賢淑，一心只想嫁為人妻，與原文巴黎交際名花的形象差異甚大，甚至結局都改為茶花女死在情人懷中，³⁸ 不但藉此刪掉原作中情人趕回巴黎，茶花女已下葬，他還開棺移墓的恐怖情節，也增加不少純情浪漫色彩。《ハムレット》更是從頭到尾都沒明說哈姆雷特

³⁵ [美] Mark Twain 著，[日] 太田黒克彦譯：《乞食王子》，〈この物語について〉，頁3。

³⁶ 參見 [以色列] Zohar Shavis, *Poetic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6), 113.

³⁷ 參見 [美] Frances Hodgson Burnett 著，[日] 水島あやめ譯：《小公女》，〈この物語について〉，頁2。

³⁸ 《茶花女》結局的更動，由師大翻譯所研究生簡捷報告得知，謹此致謝。

的母親改嫁叔父一事，既無哈姆雷特斥母一幕，最後殿前比武時母后也不在場，完全人間蒸發。大概改寫者覺得哈姆雷特的母親有不貞的嫌疑，也難以處理兒子斥責中年母親的情慾一段，乾脆抹煞這個人物。山中峯太郎筆下的福爾摩斯也不注射古柯鹼了，只抽雪茄；爲人和善親切，「把孤僻、愛嘲諷的怪傑偵探，改寫爲和善開朗的偵探友人」。³⁹甚至在〈スパイ王者〉（“The Adventure of the Naval Treaty”）中，把簽訂密約的英國和義大利改爲英國和美國，還增加情節，讓偷密約的犯人逃亡到俄國去，⁴⁰改寫之自由頗令人驚異。南洋一郎筆下的亞森·羅蘋，性格也和原作差異頗大。根據李志銘，「原著裡風流倜儻的亞森·羅蘋經常和女人接吻偷情劈腿等諸多『兒童不宜』的限制級橋段理所當然都被淨化了」，⁴¹性格也不再尖酸刻薄。例如在 *Arsène Lupin contre Herlock Sholmès*（1908）一書的結尾，「歇爾摩斯」追捕亞森·羅蘋不成，反在甲板上被羅蘋嘲笑：

...Herlock Sholmes will ever obey, more or less spontaneously, with more or less propriety, his instinct as a detective, which is to pursue the burglar and run him down, if possible. And Arsène Lupin, in obedience to his burglarious instinct, will always be occupied in avoiding the reach of the detective, and making sport of the detective, if he can do it. And, this time, he can do it. Ha-ha-ha!⁴²

³⁹ 參見馮瓊儀：《福爾摩斯變形記：以臺灣東方出版社福爾摩斯探案全集爲例，談翻譯偵探文學爲兒童文學》（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7月），頁26。

⁴⁰ 關於更改密約國家和增加的情節，由師大翻譯所研究生許家瑜報告得知，謹此致謝。

⁴¹ 參見李志銘，〈久違了，怪盜與名偵探：閒話早期亞森羅蘋與福爾摩斯在臺灣的版本閱讀史〉，頁22。

⁴² 此處引用英譯本，George Moorehead: *Arsène Lupin vs. Herlock Sholmes*（1910年，頁348-349），Gutenberg Project，<https://archive.org/details/arsenelupin00leblrich>，檢索日期：2015年2月21日。

1942年上海啟明出版的林華⁴³譯本《鬥法》，這段翻譯頗為忠實：

你是大偵探歇洛克·福爾摩斯，捕盜送官究辦是你的責任；我是大盜亞森羅賓，逃過偵探的掌握而加以嘲笑，是我的義務。哈哈，我此刻又要笑你了。

但在南洋一郎的改寫的《怪盜對名探偵》，亞森·羅蘋卻說：

「うん、かたきどうしが、こうして手をにぎりあうと、親友い上の気がするな。……とにかく、きみと力比べをしたのはゆかいだった。ホームズ、またいつか、全力を尽くしてたたかうときがあるかもしれんね。そのときは……。」

「うん、そのときこそは。」

ふたりはじいっとあいての目を見つめた。友情と競争意識とがからみあった、不思議な気持で胸があつくなった。⁴⁴

（「俗語說，好漢不打不相識，經過這一連串的案件，我們已成了知心朋友了。……無論如何，這段期間有機會跟你較量，那真是我平生的一大快事。福爾摩斯先生，我們也許後會有

⁴³ 參見〔法〕Maurice Leblanc 著，應文嬋譯：《鬥法》（臺北：臺灣啟明書局，無年代），頁176。臺灣啟明多次重印此書，1959年和1960年版本署名「啟明編譯所」，1975年以後版本改署名「應文嬋」，其實都是林華譯本。1975年後版本無出版年，年代係根據版權頁上的臺北市電話號碼推估：版權頁上的電話號碼是六碼，而臺北市在1975年改用六碼電話。應文嬋是啟明的老闆娘，1960年已避禍移民美國。李志銘2010年在〈久違了，怪盜與名偵探：閒話早期亞森羅蘋與福爾摩斯在臺灣的版本閱讀史〉一文中誤以為此書是應文嬋所譯，2014年收錄在李志銘《讀書放浪》中的文章則已更正為「應文嬋掛名」。但注腳中說「臺灣啟明書局出版的《亞森羅賓案》系列六本，皆署名應文嬋譯述」一句仍有誤：事實上1960以前版本署名的是「啟明編譯所」而非「應文嬋」。參見李志銘：《讀書放浪》（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年），頁41。

⁴⁴ 〔法〕Maurice Leblanc 著，〔日〕南洋一郎譯：《怪盜對名探偵》（東京：ポプラ社，1959年），頁278。

期！」

「好極了！那時候還要多多請教呢！」

兩人相視而笑，彼此思潮起伏，那是交雜著友愛與互不妥協的複雜心情。⁴⁵

不但亞森·羅蘋原來尖酸刻薄的形象完全改變，連福爾摩斯也變得相當有禮，此類的更動與降低閱讀難度沒有太大關係，主要還是出於道德教育的目的。

四、東方出版社的譯者與翻譯策略

中文譯者的資料不如日文撰寫、譯述者齊全，不少可能是以筆名發表。如根據林文月的說法，鄭清茂也參與了東方出版社《世界偉人傳記》和《世界少年文學選集》的翻譯，⁴⁶但目前這兩套書的版權頁上並未見任何一本署名鄭清茂。有時版權頁記載與扉頁不符，如《黑色魔船》扉頁署名「陳秋帆」改寫，版權頁卻記載「王夢梅」改寫；有時不同版次的署名不同，如《西遊記》1962 初版譯者署名「王蘊純」，但1972 年版權頁卻署名「劉元孝」改寫。又如《亞森·羅蘋全集》共30 冊，譯者全部署名「東方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等同未署名。目前已知譯者以出生於日治時期的臺籍文人居多，亦有少數外省籍人士，如留日的陳秋帆是上海人，⁴⁷蘇尚耀（1921-1995）是浙江人。年齡最長的是黃得時（1909-1999），戰前即有作品發表，參與翻

⁴⁵ 此處中譯引用〔法〕Maurice Leblanc 著，東方出版社編輯委員會譯：《怪盜與名偵探》（臺北：東方出版社，1968 年），頁329-330。

⁴⁶ 林文月：〈我的同學鄭清茂〉，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數位典藏館（林文月教授手稿資料），<http://cdm.lib.ntu.edu.tw/cdm/compoundobject/collection/mf0002/id/2771/rec/1>，檢索日期：2015 年2 月21 日。

⁴⁷ 根據（明）羅貫中著，陳秋帆改寫：《三國演義》（臺北：東方出版社，1962 年）封底折口的作者介紹，「陳秋帆先生，江蘇省上海市人，日本大學社會學系畢業。曾經擔任過中央警官學校及臺灣省訓練團教職。現在任職於臺灣省新聞處。」

譯時為臺大中文系教授；最年輕的可能是林文月、黃娟、王蘊純幾位，她們都念過日本小學，參與翻譯時不過二十多歲。具有作家身分的有黃得時（1909-1999）、江燦琳（1911-?）、施翠峰、廖清秀、文心（本名許炳成，1930-1987）、林鍾隆、林文月、黃娟等人。其中黃得時、林文月、鄭清茂是臺大中文系師生；施翠峰、廖清秀、文心是1957年「文友通訊」的同仁，皆屬戰後第一代臺籍作家；蘇尚耀（1921-1995）、林鍾隆則是兒童文學作家。以下為目前已知的中譯者基本資料：

表五：東方版中譯者生平簡表⁴⁸

姓名	生（卒）年	籍貫	學歷	經歷
黃得時	1909-1999	臺灣臺北	臺北帝國大學	教授、作家
江燦琳	1911-?	臺灣臺中	臺中師範、日本大學	詩人
陳秋帆	1913-	上海	留日	省新聞處
劉元孝	1917-	臺灣	廣島文理大學	日語老師
蘇尚耀	1921-1995	浙江平陽	溫州高中	中學老師
施翠峰	1925-	臺灣彰化	省立師範	美術教師、作家，中華文藝協會獎章
廖清秀	1927-	臺灣臺北	小學，教員檢定	作家，中華文藝長篇小說獎

⁴⁸ 翻譯《愛的教育》的王珏無法確定是否為演員王珏（1918-2015）。若為演員王珏，遼寧安東人，確定日文流利，有大學程度，語文程度沒問題：1949年後也在臺灣發展。但無法確定是否為同一人，因此暫不列入此表中。

⁴⁹ 根據（明）吳承恩著，王蘊純改寫：《西遊記》（臺北：東方出版社，1963年）封底折口的作者介紹，「王蘊純小姐，臺灣省高雄縣人……本社偉人傳記中最受好評的『拿破崙』，就是她寫的。」東方版的《拿破崙》署名「王冰心」著，可知王冰心即王蘊純。

文心（許炳成）	1930-1987	臺灣嘉義	嘉義農校	作家
林鍾隆	1930-2008	臺灣桃園	臺北師範	作家、小學教師
林文月	1933-	臺灣彰化	臺大中文所	教授、作家
黃娟（黃瑞娟）	1934-	臺灣桃園	臺北女師	教師、作家
王蘊純（王冰心） ⁴⁹	1934-	臺灣高雄	靜宜英專	
周隆岐	不詳	不詳	東北帝國大學	東吳日語教授、駐日領事

來源：研究者整理

由於所涉作品和譯者人數甚多，翻譯策略也有出入。但大致說來，還是以直譯居多，改動不大，因此比對目錄即可確認所根據的日文改寫本。偶有改動較大的例子，如黃得時翻譯的《小公主》，皆把原來的兩章併為一章；劉元孝翻譯的《叢林奇談》（*The Jungle Book*）更動更大，甚至把第二部和第三部對調。⁵⁰ 但此類例子並不多見。東方這四套叢書，從封面設計、扉頁、人物介紹、插圖全面模仿日文本。《世界偉人傳記叢書》從封面設計到年表都依照日文本體例，《孔子：東洋の大哲》連書末所附的「論語選錄」都是譯自小田嶽夫所選的「論語からの言葉」，⁵¹ 如日文版第一則是「学びて時に之を習ふ、亦説しからずや。有朋遠方とり來る、亦樂しからずや。人知らざるも慍みず、亦君子ならずや。」中文版就是「學而時習之，不亦

⁵⁰ 原作 *The Jungle Book* 是多篇獨立的短篇小說，日文改寫本《ジャングル・ブック》改為倒敘，劉元孝改寫時則依照時序重新安排章節，所以有第二部和第三部對調的情況。但各部內的細節未變，插圖也沿用日文版。

⁵¹ 參見〔日〕小田嶽夫：《孔子：東洋の大哲》（東京：偕成社，1954年），頁291。

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⁵²《世界少年文學選集》的序言有不少是直接翻譯日文改寫者的譯序，但也有些譯自講談社的作品，還一併參考了書末附的「作品與作者解說」。因為是翻譯自日文作品，改寫策略並無特別可述之處，縮短長度、降低閱讀難度和強調道德教育等都遵循日文本。但和日文版相較，東方版本還是有幾項特色。

（一）去日本化和再中國化

東方出版社這四套暢銷叢書，雖然大部分是根據日本改寫本翻譯，封面、插圖也以模仿日本改寫本為主，但並沒有列出任何一位日文改寫者的名字。⁵³一直到解嚴之後，林文月才委婉提及當年用日文底本之事。在翻譯時，東方的譯者當然也儘可能消泯日文與日本改寫者的痕跡。

《世界偉人傳記叢書》的年表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以《孔子：東洋の大哲》為例，年表有五欄，分別是「西曆紀元前」、「魯」、「(日本天皇)年號」、「年令」、「事蹟」。⁵⁴中文版的年表只有四欄，分別是「西元紀年」、「中國紀年」、「年齡」、「紀事」。⁵⁵取消日本紀元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國紀年卻一律以民國為基準。如第一條孔子的生日，日文版記載：「西曆紀元前五五二年」、「魯襄公二十一年」、「綏靖天皇三十一年」、「一歲」、「十月二十一日生於魯國」；但中文版卻是「西元紀元五五一年」、⁵⁶「民元前二四六二年」、「一歲」、「國

⁵² 參見黃啟炎：《孔子》（臺北：東方出版社，1961年），頁213。目前市面上可見的革新版，「論語選錄」經過重新編輯，已與日文版所選大不相同。

⁵³ 到1993年東方出版社推出「昆蟲記」時，才注明譯自〔日〕奧本大三郎的節譯本（集英社），而非譯自法文原著 *Ouvenirs Entomologiques*。

⁵⁴ 〔日〕小田嶽夫：《孔子：東洋の大哲》，頁308。

⁵⁵ 黃啟炎：《孔子》，頁234。

⁵⁶ 應為「紀元前」，中文版此處漏植「前」字。

曆九月二十八日生於魯國」。無論孔子生日的爭議，日本年表至少還保留了「魯襄公二十一年」，中文版卻直接換算成「民元前二四六二年」，看起來頗為奇怪，似乎過度急於中華民國化，一筆抹煞所有前朝年號。其他歐洲人物的年表，日文版僅有西曆紀元，中文版卻除了西曆紀元之外，都再加上中國紀年。如《貝多芬》的年表，日文版第一條紀元為「西曆一七七〇年」，中文版卻再多加一欄「中國紀元：民元前一四二年」，再中國化的心態十分急切。

以選材來看，整套偕成社的《偉人物語文庫》50冊，出版的方式大致是一冊世界偉人，一冊日本偉人，各佔一半；日本偉人包括福澤諭吉（1835-1901）、西鄉隆盛（1828-1877）、夏目漱石（1867-1916）、紫式部（973?-1019）、森鷗外（1862-1922）等人，東方版則全數跳過日本偉人的傳記，湊成25冊。世界名作全集也有類似的情況。東方的《世界少年文學選集》取自偕成社的《世界名作文庫》和講談社的《世界名作全集》，但講談社的《義經物語》、《源平盛衰記》、《八犬傳物語》，偕成社的《雨月物語》、《平家物語》、《太平記》、《忠臣藏》等傳統日本文學作品也一本不留，改用中國傳統文學改寫的《今古奇觀》、《聊齋誌異》、《東周列國演義》等作品來取代。

日文改寫者的序也是比較容易露出日譯本痕跡的地方，許多日文改寫者會提及日文的譯本和譯者，一般都會被中文譯者刪除。如南洋一郎在《奇巖城》的譯序中說，此書原名應譯為《空洞の針》（*L'aiguille creuse*），並說明日本早期譯本就叫做「奇巖城」，所以依舊例命名，⁵⁷ 這段東方版本就刪掉了。同篇序言的開頭，南洋一郎說，無論哪個時代，每個國家都有盜匪傳奇故事；東方的譯者特地多加了一句：「譬如水滸傳，就是我國家喻戶曉的這類故事的代表

⁵⁷ 參見〔法〕Maurice Leblanc 著，〔日〕南洋一郎譯：《奇巖城》（東京：ポプラ社，1958年），〈はじめに〉，頁2。

作。」⁵⁸也是很明顯再中國化的例子。在《諾貝爾》一書中，日文版沢田謙（1894-1969）寫了五段的序言，東方譯者江燦琳把這五段全數譯出之後，又加了一段：

向來，被認為科學落後的我國，現已有兩位榮獲諾貝爾獎的科學家了。希望我國學者中，不斷地出現第二個、第三個以及更多的楊振寧、李政道，為國爭光。⁵⁹

江燦琳特別增加1957年楊振寧、李政道獲得諾貝爾物理獎之事，當然也是為了再中國化。其實這兩位學者都出生於中國，大學畢業後即赴美，求學、研究皆不在臺灣。但江燦琳還是用了「我國學者」、「為國爭光」等字眼，可以看出當時的愛國氛圍相當濃厚。

改寫《ジャングル・ブック》的池田宣政，在序中說自己前幾年到英國時，曾參觀童子軍的營地，並跟英國的少年聊天。池田宣政告訴他們說自己也讀過此書時，英國少年覺得很驚訝，說：

「おお、あなたも、東洋のあなたも……。」と、目をかがやかせましたが、すぐに、「そうだ、マウグリはインドの少年だ。だから、東洋のあなたもマウグリが好きなんです。」⁶⁰

中譯本《叢林奇談》的譯者劉元孝完整譯出這個段落，但把東洋改為中國：

「啊！您也讀過……中國人的您也讀過……」愣了一會兒，好像醒悟過來地說：「對了，毛克利是印度的少年！您是中國人，中國和印度同在亞洲，怪不得您也喜歡毛克利！」⁶¹

⁵⁸ [法] Maurice Leblanc 著，東方出版社編輯委員會譯：《奇巖城》（臺北：東方出版社，1968年），〈寫在前面〉，頁1。

⁵⁹ 江燦琳：《諾貝爾》（臺北：東方出版社，1961年），〈序〉，頁1。

⁶⁰ [英] Rudyard Kipling 著，[日] 池田宣政譯：《ジャングル・ブック》（東京：講談社，1952年），〈この物語について〉，頁4。

⁶¹ [英] Rudyard Kipling 著，劉元孝譯：《叢林奇談》上冊（臺北：東方出版

以「中國」取代「東洋」，同在亞洲，這樣的取代可謂天衣無縫。除了序文之外，內文一樣也有以中國取代日本的痕跡。如《貝多芬》一書，日文版有一句描寫波昂景色的話：「元來ボンという町は、ドイツでも有名な景色のよい、古い町で、日本でいえば、京都のようなところである。」⁶² 中文版改寫者文心則譯為：「原來波昂這個城，是一個景色很美麗的地方，在德國是一個以風景出名的古城，相當於我們中國的北平。」⁶³ 只要出現日本的痕跡，就設法以中國取而代之，是東方這幾套書共同的特色。

（二）漠視翻譯與文學脈絡

日文改寫者相當重視作品的文學脈絡，除了在序中介紹作者之外，也會提到自己的閱讀經驗，或介紹該作品進入日本的經過。講談社版的《世界名作全集》，更是在每一冊書後都有一篇〈解說：原作者と作品について〉，其中除了原作者和作品的介紹之外，還會交代該作品的日譯史，並推薦全譯本，希望讀者長大之後會再去看全譯本。如在《小公女》一書的〈解說：原作者と作品について〉中，那須辰造就提到明治二十五年（1892）若松賤子（1864-1896）就翻譯過同一作者的《小公子》，也提及伊藤整（1905-1969）的全譯本。⁶⁴ 《クオレ物語》的〈解說：原作者と作品について〉也提及日文有各種改寫本，並列出兩種全譯本。⁶⁵ 也就是說，日文的出版者把改寫本視為養成教育的一部分：希望小讀者了解原作者和原作之外，並尊重

社，1962年），〈寫在前面〉，頁3。

⁶² [日] 大庭さち子：《ベートーベン：樂聖》（東京：偕成社，1951年），頁26。

⁶³ 文心：《貝多芬》（臺北：東方出版社，1961年），頁19。

⁶⁴ [日] 那須辰造：〈解說：原作者と作品について〉，收於〔美〕Frances Hodgson Burnett 著，〔日〕水島あやめ譯：《小公女》，頁353-358。

⁶⁵ [日] 那須辰造：〈解說：原作者と作品について〉，收於〔義〕Edmondo De Amicis 著，〔日〕池田宣政譯：《クオレ物語》（東京：講談社，1959年），頁350-356。

前輩日譯者的努力，知道改寫本不能取代全譯本，未來可以讀完整譯本，甚至原作。從這些副文本中，可以清楚看到日本文化對翻譯的重視。

但在東方版本中，爲了抹去日譯本的痕跡，這些翻譯脈絡幾乎全被刪除，但也沒有用中文的翻譯脈絡來取代，並未提及任何一本中文全譯本。東方出版社不但隱匿翻譯的事實、日文改寫者和插圖繪者的名字，也不重視這些世界名作的中譯史，對翻譯相當漠視。日文改寫者的生平資料很容易查到，中文譯者能找到完整資料的卻不多，有些扉頁和版權記載不符，也有些根本未署名，都可看出中譯者的地位不如日文改寫者。

除了翻譯脈絡之外，東方的譯者也往往刪除文化上的細節。如《舊約物語》，改寫者小出正吾（1897-1990）在序中列舉了雕刻、壁畫、音樂、歌劇、文學、名畫中以舊約爲題材的名作共十幾件，如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 di Lodovico Buonarroti Simoni, 1475-1564）的「摩西像」（“Mose”）、壁畫「大洪水」（“The Deluge”）、海頓（Franz Joseph Haydn, 1732-1809）的歌劇《創世紀》（“Die Schöpfung”）、米爾頓（John Milton, 1608-1674）的長詩《失樂園》（“Paradise Lost”）等，⁶⁶但中譯者王夢梅全數刪除。⁶⁷又如柴田鍊三郎在《三銃士》（*Les Trois Mousquetaires*）序言中，介紹了整個三部曲「ダルトニヤン物語」（*The d'Artagnan Romances*）除了《三銃士》之外，還有兩部作品，日譯本的書名是《復讐鬼》（*Vingt ans après*）和《鐵仮面》（*Le Vicomte de Bragelonne*）。⁶⁸中譯者施翠峰整篇序文大致都

⁶⁶ [日] 小出正吾：《舊約物語》（東京：講談社，1954年），〈この物語について〉，頁1。

⁶⁷ 王夢梅：《舊約的故事》（臺北：東方出版社，1970年），〈寫在前面〉，頁1-2。

⁶⁸ [法] Alexandre Dumas 著，[日] 柴田鍊三郎譯：《三銃士》（東京：偕成社，1954年），〈この物語について〉，頁3。

譯出了，卻刪除了三部曲的說明。⁶⁹ 富沢有爲男在《若草物語》的序中，提及三位美國女作家：Pearl Buck（1892-1973）、Margaret Mitchell（1900-1949）和 Harriet Stowe（1811-1896），以及後者的作品 *Uncle Tom's Cabin*，⁷⁰ 但中譯者林文月只提了前兩位，不知為何沒有提 Harriet Stowe 和她的名作。⁷¹

由此可見，日文改寫者比較注重作品出現的脈絡，包括原作的脈絡和翻譯史，而東方的中譯者卻往往把這些看似與作品無直接關係的細節刪掉，簡化了文學脈絡。

五、結論：透過日本看世界

自清末以降，中國與臺灣都相當依賴日文吸收歐美文化。日本向來注重翻譯，1868 年明治天皇的誓言之一就是「智識を世界に求め」（廣求知識於世界），此後日本大量翻譯西歐文化，許多世界名作都從明治時期即有日文譯本。日本與中國、臺灣地理位置和文化相近，多有往從，留學日本較留學歐更容易；又有漢字之便，從日譯本轉譯為中文相當便利，梁啟超（1873-1929）等人即倡議應多從日文轉譯，以求效率。中國有許多世界名作的翻譯都由日譯轉譯，尤其是德文、俄文和法文作品。臺灣有長達半世紀的時間為日本殖民地，日文更是臺灣吸收歐洲文化的主要語言。

戰後政治局勢丕變，臺灣的官方語言由日語一夕間轉成國語，對臺籍文人造成相當嚴重的阻礙。日語本是他們習於閱讀、書寫的

⁶⁹ [法] Alexandre Dumas 著，施翠峰譯：《俠隱記》（臺北：東方出版社，1962 年），〈寫在前面〉，頁 2。

⁷⁰ [美] Louisa May Alcott 著，[日] 富沢有爲男譯：《若草物語》，〈この物語について〉，頁 1-2。

⁷¹ [美] Louisa May Alcott 著，林文月譯：《小婦人》，〈寫在前面〉，頁 1。又，此處林文月寫道：「美國又出了賽珍珠啦、米契爾啦等等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女作家」，與事實不合，米契爾並未得過諾貝爾獎。此處錯誤實譯自富沢有爲男的介紹，但 1999 年《小婦人》革新版也未見更正。

語言，卻在中華民國政府的語言政策之下，成為被殖民者恥辱的標記，許多日治時期的作家因而成為失語的一代。戰後的臺灣出版市場上，絕大多數的翻譯作品，不是大陸出版品的重印，就是流亡譯者所譯。⁷² 臺灣人留日或留歐者並不在少數，因此在翻譯市場上的缺席，主因並非臺灣人對歐美文化的隔閡，而是不諳現代中文的寫作所致。1960年代的東方出版社因此成為臺籍譯者最早的舞臺之一。

但或許政治氣氛肅殺，流亡的外省人多半仇日，政府在語言政策對日文多有壓抑，如戒嚴期間的國立大學皆不設日文系；日語電影、電視和出版品的管制等，加上日語的殖民標誌，東方出版社在戒嚴時期並沒有揭露他們與日本的關係。其實當年並無版權保護法，翻譯並不需付給原作者版稅，1968年日本作家川端康成（1899-1972）獲諾貝爾獎之後，臺灣同時出現多本其作品《雪国》的譯本，也無人隱瞞原作。為何東方出版社不願明說譯本來源，而以「改寫」含糊帶過，恐怕有其政治考量。畢竟身為臺灣最重要的兒童文學大本營，如果大部分作品都是由日譯本轉譯而來，連《孔子》、《西遊記》、《水滸傳》都是譯自日文改寫本，恐怕有傷民族自尊，易遭非議。尤其是東方早期版本的書背都還會印上「為衛護歷史文化而戰，為復興中華民族而戰」的字樣，依賴日譯本更是難以啟齒。

但也許1950年代的日本和1960年代的臺灣，民情仍頗有相近之處，一樣強調家庭價值，強調兒童文學的教育性，要向偉人學習等等；改寫者文字淺近，增加了許多對話，相當易讀，中文譯者從日文譯為中文時，也比較不會有翻譯歐美文學的翻譯腔；東方出版社的這四套叢書歷久不衰，不但現在仍然在市面上銷售，也已經有簡體版在大陸銷售，銷售量驚人，影響力甚大。可以說一直到今天，臺灣雖然脫離日本殖民已久，但還繼續透過日本看世界，而且是透過1950年代的日本。戒嚴期間，兒童文學市場上的日譯本以東方最具規模，但

⁷² 參見賴慈芸：〈幽靈譯者與流亡文人：戰後臺灣譯者生態初探〉，《翻譯學研究集刊》第17輯（2014年6月），頁80。

東方並非唯一一家依賴日文本的出版社，市場上眾多小型出版社依賴日譯的痕跡也很明顯，後來1970年代光復書局的一整套世界文學也是從日譯本轉譯。加上影響更大的動漫，幾乎都是日本天下。風行臺灣的日本卡通《咪咪流浪記》(*Sans Famille*)、《小英的故事》(*En Famille*)、《莎拉公主》(*The Little Princess*)、《小天使》(*Heidi*)等，都是由歐洲兒童文學名著改編，也可說是透過日文譯本影響臺灣的例子。因此要探討臺灣的兒童文學史，不能跳過日本的影響不談。

有趣的是，日本爲什麼這麼喜歡改寫世界名著？1950年代，出版改寫世界名著的日本出版社有多家，除了東方出版社依賴的講談社和偕成社以外，也還有各種少年文庫，有時甚至同一家出版社也會出版不同譯者的譯本，也有許多作家投入，似乎日本社會上下都認爲閱讀世界文學是國民重要的養成。其實有些本來爲少年寫的作品，似乎並無改寫必要；如果本來不是爲少年寫的，如《茶花女》、莎士比亞劇作、福爾摩斯和亞森·羅蘋等，改寫又很容易泛道德化。在這類作品上，爲了改掉「兒童不宜」的部分，譯者所做的操縱也特別明顯；臺灣許多研究者觀察到的東方版操縱現象，其實都是日本改寫者做的決定。但至今似乎還沒有學者正視過臺灣兒童文學依賴日文改寫本的影響。到底當初這批在戰後日本的改寫者，在改寫時秉持什麼樣的世界觀和教育觀？日本是二次大戰的戰敗國，他們這樣大規模地改寫世界名作和撰寫偉人傳記，是想提倡什麼樣的道德，期許日本的少年少女成爲什麼樣的國民或世界公民？而所謂適應國情的部分，到底做了什麼樣的改動，臺灣的譯者是否照單全收？偕成社的《世界偉人物語》絕版已久，東方版的《世界偉人傳記》卻至今仍在印行，也出版簡體字本，反映了什麼樣的教育心態？這些都是今後可以繼續探討的問題。

徵引書目

- 〔日〕小田嶽夫：《孔子：東洋の大哲》，東京：偕成社，1954年。
- 〔日〕小出正吾：《旧約物語》，東京：講談社，1954年。
- 〔日〕大庭さち子：《ベートーベン：楽聖》，東京：偕成社，1951年。
- 〔日〕那須辰造：〈解説：原作者と作品について〉，收於〔美〕Frances Hodgson Burnett 著，〔日〕水島あやめ譯：《小公女》，東京：講談社，頁353-358。
- 〔日〕那須辰造：〈解説：原作者と作品について〉，收於〔義〕Edmondo De Amicis 著，〔日〕池田宣政譯：《クオレ物語》，東京：講談社，1959年，頁350-356。
- 〔以色列〕Shavit, Zohar. *Poetic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6.
- 〔法〕Alexandre Dumas 著，〔日〕柴田鍊三郎譯：《三銃士》，東京：偕成社，1954年。
- 〔法〕Alexandre Dumas 著，〔日〕野村愛正譯：《巖窟王》，東京：講談社，1950年。
- 〔法〕Alexandre Dumas 著，施翠峰譯：《俠隱記》，臺北：東方出版社，1962年。
- 〔法〕Hector Malot 著，〔日〕久米元一譯：《家なき子》，東京：講談社，1950年。
- 〔法〕Jules Verne 著，〔日〕太田黒克彦譯：《十五少年漂流記》，東京：講談社，1951年。
- 〔法〕Leblanc, Maurice. 〔美〕Moorehead, George (trans.): *Arsène Lupin vs. Herlock Sholmes*. (1910年)，Gutenberg Project，<https://archive.org/details/arsenelupin00leblrich>，檢索日期：2015年2月21日

- [法] Maurice Leblanc 著，〔日〕南洋一郎譯：《奇巖城》，東京：ポプラ社，1958年。
- [法] Maurice Leblanc 著，〔日〕南洋一郎譯：《怪盜與名探偵》，東京：ポプラ社，1959年。
- [法] Maurice Leblanc 著，東方出版社編輯委員會譯：《怪盜與名偵探》，臺北：東方出版社，1968年。
- [法] Maurice Leblanc 著，東方出版社編輯委員會譯：《奇巖城》，臺北：東方出版社，1968年。
- [法] Maurice Leblanc 著，應文嬋譯：《鬥法》，臺北：臺灣啟明出版社，無年份。（真實譯者為林華）
- [英] Arthur Conan Doyle 著，〔日〕山中峯太郎譯：《スパイ王者》，東京：ポプラ社，1956年。
- [英] Rudyard Kipling 著，〔日〕池田宣政譯：《ジャングル・ブック》，東京：講談社，1952年。
- [英] Rudyard Kipling 著，劉元孝譯：《叢林奇談》上冊，臺北：東方出版社，1962年。
- [英] Walter Scott 著，〔日〕久米元一譯：《覆面の騎士》，東京：講談社，1952年。
- [英] Walter Scott 著，王夢梅譯：《劫後英雄傳》，臺北：東方出版社，1973年。
- [英] William Shakespeare 著，〔日〕森三千代譯：《ハムレット》，東京：偕成社，1950年。
- [英] William Shakespeare 著，趙長森譯：《王子復仇記》，臺北：東方出版社，1972年。
- [美] Frances Hodgson Burnett 著，〔日〕水島あやめ譯：《小公女》。東京：講談社，1950年。
- [美] Louisa May Alcott 著，〔日〕富沢有為男譯：《若草物語》，東京：偕成社，1954年。

- [美] Luois May Alcott 著，林文月譯：《小婦人》，臺北：東方出版社，1962年。
- [美] Mark Twain 著，〔日〕太田黑克彥譯：《乞食王子》，東京：講談社，1950年。
- [義] Edmondo De Amicis 著，〔日〕池田宣政譯：《クオレ物語》，東京：講談社，1951年。
- 王夢梅：《舊約的故事》，臺北：東方出版社，1970年。
- 文心：《貝多芬》，臺北：東方出版社，1961年。
- 古佳艷編：《兒童文學新視界》，臺北：書林出版社，2013年。
- 江燦琳：《諾貝爾》，臺北：東方出版社，1961年。
- 李志銘：〈久違了，怪盜與名偵探：閒話早期亞森羅蘋與福爾摩斯在臺灣的版本閱讀史〉，《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第140期，2010年8月，頁20-27。
- 李志銘：《讀書放浪：藏書記憶與裝幀物語》，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年。
- 吳承恩著，王蘊純改寫：《西遊記》，臺北：東方出版社，1963年。
- 林文月：《南丁格爾》，臺北：東方出版社，2007年。
- 林文月：〈我的同學鄭清茂〉，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數位典藏館（林文月教授手稿資料），<http://cdm.lib.ntu.edu.tw/cdm/compoundobject/collection/mf0002/id/2771/rec/1>，檢索日期：2015年2月21日。
- 林欣美：《林文月改寫的基度山恩仇記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年1月。
- 林翠蘋：《福爾摩斯探案研究——兼論少兒讀者接受現象》，臺東：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8月。
- 陳玉君：《西遊記兒童文學改寫本研究》，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語文教育系碩士論文，2007年2月。
- 羅貫中著，陳秋帆改寫：《三國演義》，臺北：東方出版社，1962年。
- 黃啟炎：《孔子》，臺北：東方出版社，1961年。

黃瓊儀：《怪盜的側寫——兒童文學中的亞森·羅蘋》，臺東：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7月。

馮瓊儀：《福爾摩斯變形記：以臺灣東方出版社福爾摩斯探案全集為例，談翻譯偵探文學為兒童文學》，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6月。

蔡明穎：《當哈姆雷特遇上兒童文學》，臺北：私立輔仁大學翻譯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1月。

賴慈芸：〈幽靈譯者與流亡文人：戰後臺灣譯者生態初探〉，《翻譯學研究集刊》第17輯，2014年6月，頁59-91。

附錄一：東方出版社《亞森·羅蘋全集》的日本來源表

中文書名	日文書名
怪盜亞森羅蘋	怪盜紳士
虎牙	虎の牙
黃金三角	黃金三角
八大奇案	八つの犯罪
奇巖城	奇巖城
玻璃瓶塞子的秘密	古塔の地下牢
棺材島	三十棺桶島
怪盜與名偵探	怪盜対名探偵
七大秘密	七つの秘密
藍眼睛的少女	青い目の少女
8.1.3 的謎	8.1.3 の謎
奇怪的屋子	怪奇な家
消失的王冠	消えた宝冠
金字塔的秘密	ピラミッドの秘密
魔女與羅蘋	魔女とルパン
魔人與海盜王	魔人と海賊王
羅蘋的大冒險	ルパンの大冒険
幻影殺手	まぼろしの怪盜
羅蘋的大失敗	ルパンの大失敗
妖魔與女偵探	妖魔と女探偵
名探羅蘋	ルパンの名探偵
惡魔詛咒的紅圈	惡魔の赤い輪
羅蘋與怪人	ルパンと怪人
魔女的復仇	ルパン最後の冒険
黑色的吸血蝙蝠	ルパンの大作戦
惡魔鑽石	惡魔のダイヤ
白色秋牡丹的秘密	ルパンと時限爆弾
雙面人	ルパン二つの顔
羅蘋與殺人魔王	ルパンと殺人魔
千鈞一髮	ルパン危機一髪

來源：研究者整理

附錄二：東方出版社《福爾摩斯全集》的日本來源表

書名	譯者	日文書名
間諜大王	陳秋帆	スパイ王者
地獄船	王恆蕊	火の地獄船
獅子的爪子	陳秋帆	獅子の爪
鑰匙與地下鐵路	趙長年	鍵と地下鉄
深夜疑案	廖清秀	深夜の謎
神秘的人像	陳秋帆	踊る人形
怪盜奪寶	劉元孝	怪盜の宝
雜色的繩子	陳秋帆	まだらの紐
恐怖谷	王夢梅	恐怖の谷
王冠之謎	陳秋帆	王冠の謎
惡魔的腳	趙長年	悪魔の足
夜光怪獸	王夢梅	夜光怪獣
盜馬記	林鍾隆	銀星号事件
謎屋	王夢梅	謎屋敷の怪
閃光暗號	趙長年	閃光暗号
黑蛇紳士	王夢梅	黒蛇紳士
魔術師的傳奇	林鍾隆	謎の手品師
土人的毒箭	林鍾隆	土人の毒矢
假面人	王恆蕊	消えた蠟面
黑色魔船	陳秋帆（王夢梅） ⁷³	黒い魔船

來源：研究者整理

⁷³ 這本書名頁署名「陳秋帆」改寫，版權頁卻登錄「王夢梅」改寫。全國圖書目資訊網兩個名字出現次數差不多，因此暫無法判定是誰改寫的。